

11-2006

Hegemony (霸權/領導權)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and the [Political Theory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2006)。Hegemony (霸權/領導權)。文化研究@嶺南，2。檢自：<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2/iss1/13/>。

This 關鍵詞彙 Key Concept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Hegemony(霸權／領導權)

1995.2
《讀書》

陳燕谷

英語 hegemony 一詞的希臘文和拉丁文形式是 egemon, egemonia。據雷蒙·威廉斯的考證, hegemony 的本義是指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或統治者,但在傳統上這個詞主要用來表示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統治關係,同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霸”的概念有些類似,都含有以實力迫使別國臣服的意思。所以, hegemony 在中文裏通常被譯為“霸權”。例如人們談論得越來越多的文化霸權,在當代世界語境中,系指西方發達國家憑藉強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強制推行其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觀。在這個意義上,文化霸權和文化帝國主義基本上是作為同義詞使用的。

不過, hegemony 作為當代理論的一個關鍵字,有著頗為不同且遠為複雜的涵義,而這是同葛蘭西對馬克思主義獨特的貢獻聯繫在一起的。葛蘭西著作的中文翻譯者和研究者們將 hegemony 譯為“領導權”,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因為在葛蘭西的使用中這個詞已基本上失去其傳統的“霸”的意味。文化霸權和文化領導權都表示某種統治關係,都試圖將某種特殊的(階級的、種族的、性別的)意識形態轉換成普遍有效的價值觀。所不同者,領導權的運作排除了暴力的和強制性的措施,它是通過社會中大多數人自願的認可贊同(consent)而實現的。就這個意義而言,它倒是有些類似於中國古代思想中的“王”,即孔子所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可以說,領導權比霸權更深入地觸及到社會結構與文化生產的複雜隱秘的機制。

領導權概念的提出,旨在探尋一條適合於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事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和策略。葛蘭西將社會劃分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和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兩類。前者由政府、軍隊、警察、法律等國家機器構成,後者包括教會、行會、社區、學校等不受國家支配的相對自主的社會體制。如果說國家機器代表前沿陣地,市民社會就代表防禦縱深。市民社會越發達,國家就越穩定。葛蘭西認為,俄國革命之所以一舉成功,在於俄國社會主要是政治社會,其市民社會尚處於非常原始低下的水平,故一旦奪取國家政治即可導致整個社會的劇變。相反,相比較而言,資產階級在西歐國家的統治要穩固得多,因為在這裏已經發展了高度發達和結構複雜的市民社會,資產階級不僅掌握著生產資料和國家機器,而且通過市民社會在全社會的範圍內確立了自身在“道德和哲學上的領導地位”。社會中的大多數居民不僅通過選舉承認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合法性,而且相信資產階級認知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唯一正常的(normal)和自然的(natural)方式。這表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不再被視為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褊狹的表述,而是成為得到普遍認同的普遍價值和人類文明。無產階級面對的不單是強大的國家機器,而且還有持敵對態度的“廣大群眾”。葛蘭西指出,對於這個意義上的領導權,暴力革命是無能為力的,只能以一種不同的領導權取而代之。所以,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不能採取運動戰即武裝奪取政權的方式,而應採取葛蘭西所謂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即在市民社會

層面上逐步奪取文化領導權，從內部或從底部顛覆資本主義永世長存的神話。這無疑是一次“漫長的革命”，一次細緻梳理語言，常識，迷信和感知方式的革命。

此外，葛蘭西主要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範圍內闡述領導權概念的，也就是說，他淡化了 *hegemony* 一詞原有的國際關係的意義，轉而闡發一個社會內部不同階級和群體之間的關係。但是，葛蘭西確實提到過“西方文化對於整個世界文化的領導權”問題，可惜沒有充分展開。這是一個同西方文化霸權有關聯但又有區別的問題，對於第三世界來說，也是一個更難以對付的問題。例如，葛蘭西指出，日本不僅對於歐洲來說，而且對於日本人本身來說，都是遠東。在這裏，西方文化的領導權，正如在西方社會內部一樣，不是憑藉暴力強制實現的。總之，這個問題尚有待於展開深入細緻的研究。

領導權概念突出地強調經濟、政治、文化諸因素的互相滲透和互相制約，從而對經濟決定論的教條提出挑戰，這是它在當代西方左派學術界受歡迎的原因之一。不過，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它具有一種歷史主動性的品格。在經歷了結構—後結構主義洗禮之後，當代學者很難認同葛蘭西對馬克思的人道主義解讀。但是，有越來越多的迹象表明，他們已無法滿足於不動聲色的文本分析和話語分析。領導權概念既能提供一種能動的鬥爭策略，又不必脫離文化研究的領地，故受到很多人的歡迎，被冠以花色多樣的美名：“一種替代的共產主義”，“一種新政治的基石”，“一種激進民主的策略”，“後自由主義民主”，等等。